

■家庭相册

倔父亲的温柔

□王世虎 文/图



自从父亲退休后，在家里和母亲的争吵就没有停息过。缘由当然是父亲，好歹他以前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，在厂里训人训惯了，回到家里整日面对母亲一个人，免不了要发泄一番。

为这事，我是没说父亲的。我说：“爸，您不要有事没事就冲妈大吼小叫的，她又不是您的下属？”父亲瞪着眼睛说：“我怎么了？什么大吼小叫的？”我说：“您别不承认，虽说您是长辈，可做错了事也要改正。妈一向都是外人眼中的好妻子，儿女心中的好母亲，您不能这么对她！”父亲一听火了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对你妈了？”母亲一见这阵势有些不对，忙上来拉我：“你别说了！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，他也就是过过嘴瘾，没什么恶意的。”我当然了解父亲了，军人出身的他，性子跟牛一样倔，不，比牛都倔！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，火车都拉不回来。唉，摊上母亲这么个温柔贤惠的好妻子，真不知是父亲哪辈子修来的福分。

这天，像往常一样，我正在公司写材料，手机忽然响了。我一看，是小妹打来的。“哥，咱妈出事了？”“什么？”我大惊，“你别急，慢慢说。”“咱妈的哮喘病忽然发作了，正送往医院呢！”小妹焦急地说。

挂上电话，我忙火速赶往医院。可到了医院我才知道，由于修路堵车，救护车现在还在途中。我心里直打冷颤，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啊，一旁的小妹也急得直跺脚。

没多久，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，远远看见一个男人背着什么东西往医院奔了过来。走近了我才看清，男人原来是父亲，背上背着虚弱的母亲。我说：“爸，让我来吧！”“快带路，急诊室在哪里？”父亲吼道，我忙到前面去领路。

父亲刚把母亲安置好，一个年轻的小护士便跑了过来：“同志，你还没有挂号呢，你是挂专

家还是……？”

“挂个屁！”父亲咆哮道：“人都这样了，还不先看病，看好病一个儿子都不会少你！”小护士和旁边几个年轻的医生显然被父亲的话吓到了，面面相觑了几秒钟，立即开始给母亲会诊。由于抢救及时，母亲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了下来。可是苦了父亲，在几个小时的等待中，他焦急不安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弄得我头都晕了。

那几日，父亲一改平时的暴躁脾气，安静地在病房里照顾母亲。每天早上，喂母亲喝稀饭；中午，给母亲读报纸上有兴趣的新闻；下午，搀扶母亲出去散步；睡觉前，主动给母亲打来热水洗脚，可谓无微不至。不到一个星期，母亲就康复出院了。

母亲回家那天，从不逛街的父亲竟特意逛了半天菜市场，买了一大堆母亲爱吃的菜，并亲手下厨，说要犒赏一下受了几天苦的母亲。

母亲那天很高兴，胃口也出奇的好，吃了好几块排骨。末了，我说：“来，为庆祝咱妈的健康，干一杯！”我们端起酒杯，正准备碰杯，忽然，父亲的脸色陡然一变，怒视着母亲说：“你干什么呢，那是你喝的吗？”母亲苦笑：“今天孩子们不是高兴嘛。”我和小妹也劝父亲：“爸，不碍事，就给妈倒了半杯。”

“半杯也不行！你妈有胃病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？”父亲严肃地说，“你们不心疼，我还不想一个人走完下半生呢。”

我看到母亲的嘴角偷偷笑了一下。我知道，那是母亲幸福的笑容。父亲端过母亲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给母亲倒上一杯饮料。“喏，喝这个！”父亲像命令孩子似的对母亲说。

母亲接过酒杯的时候，脸上倏地呈现出一圈少女特有的红晕。我和小妹相视一笑，平生第一次，我真实地感受到，在倔父亲蛮横无理言辞下，他是如此的可爱与温柔。

书写岁月的温暖

——评汪曾祺散文集《找点乐子》

□刘小兵

洋溢着轻松惬意的《找点乐子》(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),是京派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散文精选集。全书以“人活着,就得有点兴致”为题旨,涤去历史烟云,打捞生活记忆,用清澈明亮的慧眼,洞悉五彩斑斓的世界,用恬淡清悠的意境,悉心勾勒着一幅盎然多趣的人生况味图。

汪曾祺一生游走过不少地方,国内国外的名胜古迹及人文景观都曾留下过他跋涉的脚步。写作之余,他还爱好书画,厨艺也十分了得。正是这些爱好,有效疏解了伏案之累,也使他在紧张的写作之余,生发出许多人生感触。

全书一开篇,就以“无事此静坐”为引,精妙地阐述了其对“静”的理解。在他看来,静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心静,心一静,心空便澄明,久而久之,心性便会变得简单清澈,而人一旦常怀这种素雅的简单之心,则不论外界如何风起云涌,看问题也好,想问题也罢,自然便会少几分世俗的侵扰,摒弃掉许多名利纷争。而有了这份淡然,眼里看到更多的就会是一个清清爽爽的世界,感悟更深的则会是一个温情长存的人间。

在《找点乐子》里,故乡

始终是汪曾祺笔下绕不开的话题。他偏偏不是直白地吐露思乡的恳切,亦不道琐碎零乱的乡事,却循着记忆的牵引,另辟蹊径聚焦乡野间常见的野菜,以近乎白描的笔墨,描绘着家乡的芳香美食。小小的野菜,润物细无声地唤醒了作家沉睡已久的味蕾,也唤醒了汪曾祺对家的眷恋,那醇香纯朴的乡野味道,让他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,用清新流畅的语言,婉转自如地书写了他心目中最美的家乡风味。

《找点乐子》还在坦诚的追怀中,回溯历史的沧桑变迁,撷取成长中的快乐,于亲情的濡染感召间,道尽了生活的淡定从容。炮火中西南联大的南迁,八年之中的秉烛夜读,肆意妄为的一次次翘课,朱自清、闻一多、吴宓等人风格各异的教书授业,让汪曾祺在艰辛的求学路上,凭着“自由、快乐”的处事宗旨,在苦难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收获了宝

贵的精神食料。而他与父亲、儿子三代人亲密无间的逗趣和相处,却在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的风趣描写中,表达了作家以真心、真情去看待家庭之乐的温暖情怀。恰如其在书中所言“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、充满人情味的家庭,首先必须做到‘没大没小’。父母叫人敬畏,儿女‘笔管条直’,最没有意思……另外作为一个父亲,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。”正是拥有了这份童心,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汪曾祺,一个亲切坦荡如孩子般可爱的汪曾祺。也让他的笔下,充满了清澈可人的童贞之趣。

纷繁的人情与世故,需要我们克抑内心的浮躁之气,以澄明的静心和满腹的静气,用简单而快乐的心境去面对这世界的潮起潮涌和花开花落,《找点乐子》传导了这种理念,放下杂念去读一读,那份清浅的启悟和教益,定会让人受益匪浅。



■图片故事

师生情酿一坛酒

□何思松 文/图



穿行老城,看到一家卖老酒的铺子,酒装在坛子里,浓浓的酒香溢满巷子,一下闻到了故乡的味道,仿佛又看到翰德先生提着一壶老酒,挥舞大手招呼我吃饭。

翰德先生是我小学语文老师,因在战场上受了伤,跛了一条腿,转业到村里小学当老师。先生上过私塾,喜欢按旧式教育教鞭打屁股。教鞭是剥了皮的细树条做的,半米多长,把柄染成红色。班里孩子调皮捣蛋,教鞭被打断是常有的事,不知为何,包括那些挨揍的孩子,总是喜欢给先生做教鞭,先生的讲桌里教鞭总用不完。

那年夏天,课堂上有人弹火柴,飞到我的课桌上,点燃了我的课本,先生无比愤怒,拎着我的耳朵拉到教室外,让我脱了凉鞋,站到烫热的砖上,丢下一句“我让你捣蛋,不爱惜书,站上面反省,不准下来!”邻午时,红砖被晒得冒烟,我被迫不停地在砖块上跳来跳去,汗水如雨,嗷嗷叫个不停。不知是先生心疼我,还是怕我打扰别同学,几分钟后让我回了教室。

我又委屈又恼火。下午放学后,我躲在先生必经的路旁,在他即将走近时,偷偷用小石子投向路边树上的马蜂窝,先生躲闪不及,被蛰得鼻青脸肿。

看他疼的样子,我又后悔又害怕。惊惶地佯装路过,拉着先生去看了医生。后来,先生也没有追究这件事,我想大概他一定是知道的。

高中之后,我去看望先生,说

起此事,先生惊诧地摇摇头,睁大眼睛问我:有这事吗?我怎么没有印象了!又说,对你们那群调皮孩子,真是爱之深,责之切。那么多战友用生命换来的读书环境你们不知道珍惜,我真是心痛啊,还好,后来你们都懂事了。

说到我们懂事的时候,他嘿嘿地笑着,得意地点着头。

收到大学通知书之后,我去告诉先生,先生把通知书拿在手里,看了又看,笑了又笑,仿佛考上大学的不是我,是他自己。

先生喊师娘做了几道小菜,留我吃饭。先生爱酒,饭可以不吃,酒不能不喝。他费老半天劲,从院子里菜地下刨出一坛老酒,用陶罐装的,密封处涂了厚厚的蜡。先生说这是他多年前自己做了两坛,师姐嫁人时喝了一坛,如今只剩这一坛了。酒是先生年轻时以红黏谷做酒糟,按传

统工艺在酒甑子上蒸出来的,开口后,芳香四溢。先生那时多病,人很清瘦,但还是喝了很多。他说,他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我们成才。

我告诉先生,等我挣了钱,就给先生买好酒喝。

近年诸事缠身,偶尔回家,匆匆就走,没有见过先生。先生曾到我家,问父母我过的可好。有一天正在开会,我接到师娘电话,说先生想我了,我匆匆赶到病床前,先生却已经走了。

师娘拿出一个小本子给我,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他教过学生的事,翻到我的那页,详细地记录着我什么时候上高中、大学、读研、工作……那一天我哭了很久很久……

现在我最是怕见到老酒了,一坛老酒,一辈子的乡愁,一坛老酒,一辈子的内疚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